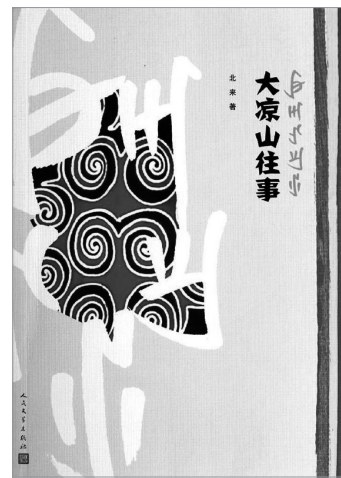


往事被叙事复活

□ 倮伍拉巨(彝族)



我与北来最后几次见面,已是大约10年前。一次在成都他家书房中,一次在西昌我家里,喝了不少酒,谈了不少往事。就是那时候,他给我尚处于创作中的长篇小说《大凉山往事》部分初稿,并一再谈论。我很看好他的这部作品,期待早日完成问世,10年后的2014年5月,这部关于凉山的厚重之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读了北来的长篇小说《大凉山往事》,我首先想到的是生我养我的大凉山,想到我的童年生活、少年生活,那些生活里的季节,季节里的云彩,云彩下的大地,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还有我,我的欢笑、遐想,还有我认识的那些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有的人偶尔还见,有的人了无踪迹。

继而我想到,大凉山这个地方,无论多少年前、多少年后,无论过去有没有别的地方,今后会不会有其他名字,客观上它都是同一个地方,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群山连绵起伏的地方。这个地方生息繁衍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客观上对于北来和我说,也是同一个地方,在大凉山,我和北来,还有我们的朋友们,那时青春年少,激情满怀,我们品茶、喝酒,谈小说、谈诗歌、谈音乐、谈绘画,谈论人生、谈论情爱。我们谈论的人生和情爱无一例外地浸透了艺术的汁液,浸透了艺术汁液的我们谈论的人生和情爱像一枚枚汁液充沛的果子。多么神奇的果子啊,温暖,伤感,苦苦的,甜甜的,湿湿的,酸酸的,浸透了我们那时候的青春生活和我们所生活的大凉山。

当然,北来的《大凉山往事》里的大凉山和我的诗歌里的大凉山绝对不是一个大凉山。从文体来看,我的大凉山为抒情的大凉山,北来为大凉山为叙事的大凉山;从写者本身来看,我从大凉山来到大凉山,北来从北方来到大凉山,我视北方为他乡,大凉山为故乡,北来视北方为故乡,大凉山为他乡。

北来的《大凉山往事》给予了我另一个大凉山,丰富了我对我的故乡大凉山的感知和认知。更有意义的是,我认识到这些想法可能提供给了我全面认识大凉山的一种方法或者路径,这一点对我尤其重要。

北来的长篇小说《大凉山往事》共40万字,内容浩瀚、复杂,人物神秘、野性,叙事方式直白却诡异、魔幻。另外,这部作品的结构格外独特,语言高度口语化。读这样的作品,不能浮光掠影,光图痛快。当我只是把《大凉山往事》粗看了一遍,就很快就明白,这部小说给我的总体感觉很好,与当前很多长篇小说比较,显然是上乘之作。

这部作品值得花时间去慢慢研读,读它传奇的故事情节,比如发生传奇故事的神秘背景、惊心动魄的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下的人物莫测的命运;读它关于如梦似幻的彝族风民俗、鲜为人知的原始宗教、文化冲突、族群争战的描写;读它充满灵性的叙事语言和叙事风格,以及叙事所呈现出的从北方迁徙来的家族成员的隐秘的内心世界。

还需要读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在慢慢研读中体会到民族文化、地理文化方面的意义,我认为《大凉山往事》作为小说,无疑能够满足小说读者的基本阅读需求,还完全可以当做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来研读。

当然,小说就是小说,它不是历史地理,不是民族文化,也不是人类学,要求一本小说拥有其他学科的学术功能相当不科学。如此要求,小说家们绝不会同意,北来也绝不会同意。我觉得需要解释一下,我希望并且相信能够从《大凉山往事》里体会到民族文化、地理文化方面的意义,把它当作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来阅读,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事情,与其他读者和小说家无关,也与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北来无关。

《大凉山往事》这种类型的小说,小说家们都能写有一本,也只能写有一本。这种类型的小说与小说家血肉相连、呼吸相同、灵魂相依。这种类型的小说不可复制,属于真真正正的原创。

生活里的一切一切,因时间像河水一样不息流淌而过,成为往事,一切一切在漫长的时间里渐渐由清晰而模糊,渐渐远去,过去如烟渐渐消失。一些往事被一些人讲述,被一些人记住,然后一代一代往下讲,一些往事便复活了,甚至成为不朽。生活里被复活了的甚至成为不朽的往事大多因为文学艺术家们的讲述。文学艺术家们讲述的方法很多:绘画、雕塑、音乐、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等。

我认为对往事的讲述,没有比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更合适的了,我称小说为叙事的文体。北来的叙事《大凉山往事》复活了我的大凉山的往事。

孔门弟子艾贝保

□ 周涛

师、校长、乡长、副县长……

他就是艾贝保·热合曼,一个地道的维吾尔人,也是一个地道的“儒家”,他写过一篇散文《我是孔子的弟子》,可以看作是夫子自道。

二

他写了一本新书《拌面传奇》,托人带给我,并给我发了短信,“先生可否写点什么?”我即回“可以”。我这次为什么这么痛快呢?因为艾贝保的特殊性、典型性,一位维吾尔族的孔门弟子,太稀有,太罕见,太传奇。本来是应该由孔圣人亲自点评几句的,可惜他老人家去世得早,我只好勉为其难。

我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多位作家、诗人、艺术家写过文章,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打动了我,也因为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总想对各民族的朋友有点回报,还因为我深知民族关系对新疆的重要。我虽不能登台高论使万众领袖首同心,但一点一滴的工作,每个人从我做起,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

如果不是因为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我很难想象一个从维吾尔农民家庭出来的人,怎么能如此深刻理解孔子的儒学呢?这除了证明儒学千年不衰的普世文化价值,还证明了艾贝保这个人具有跨文化的理解力和过人的求知能力。

他这个人,我接触过几次,印象是老熟圆融,儒到家了。老是老练,熟是成熟,圆是接人待物谦虚,不见锋芒,融是两种或多种文化,融为一体,看不见生硬处。他不大像文人,也丝毫没有才子气,总体看是政治笔法,儒家风范。他很规范,很规范,很朴实,也很认真……这似乎都是孔夫子的风范,全让艾贝保学会了,学得地道,得其精髓,孔夫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艾贝保确有此风。

四

艾贝保太爱文学了。他给我的简历上,只是简单几条任职情况,却大小不漏地列满了他那些文学作品的细目。可以

茶马古道上的鲜活历史

□ 尹仑(白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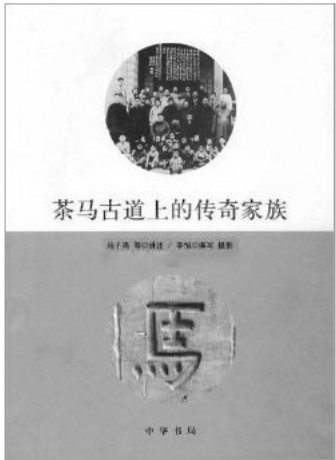
无论是作为茶马互市、经略西南的重要路径,还是作为滇藏马帮跋山涉险、逼近生命极限体验的人文象征,辉煌史册的茶马古道都令人心驰神往,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商旅也因此平添了些许神秘。李旭整理撰写的《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一书既可以满足普通读者的猎奇心态,又为研究经济史、交通史、家族史乃至文化史的专业人士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本书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马家的百年浮沉,镌刻一个家族的世纪沧桑,读来亲切而不失厚重,如临其境而绝非冷眼旁观。

以口述传承历史是这本书的基础。英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说过:“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史书,特别是正史,往往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大事件背景下那些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或者杰出人士的传奇生平。出于当时修史的需要或者观点,也有很多著名人物和事件未被提及,更何况诸如《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记载的这些百年滇商、传奇也好、百年也好,如果把它们放在所谓正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会如李旭所言:“这些故事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甚至干脆就如同不存在。”但是这些小故事又是那么的亲切和鲜活,有着刻板冰冷的正史所不具备的感情和人性,而真正的茶马古道不就是由那个时代在这条路上的许许多多个人和他们的故事构成的吗?

当年有很多像马家一样的滇商,赶马帮、走夷方,跨越无数险山恶水,贩卖运输

把茶叶在内的各种物资,用最原生态的方式运送着进出口货物,随后开展经贸贸易、兼营金融汇兑,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南亚建立了稳定而高效的商业贸易及金融汇兑网络,创造了即使在今天都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滇商们崛起于茶马古道,他们的成功反过来使得茶马古道更为传奇。今天,一些人对云南的印象是落后、发呆、懒散和休闲的慢节奏,觉得云南人是家乡宝、保守、憨厚和朴实。但这本书展现出了另外一个云南和不一样的云南人,在书中平实的语言叙述中,勾勒出这片土地所发生过的风云激荡和波澜起伏的古道传奇,描绘了一群敢为天下先的滇商的故事。然而,虽然云南从地理上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交汇处,但却属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因此对这些远离中原的边地异事,是不会着过多笔墨的。加之这些普通人的故事,除了口耳相传的记忆外并没有其他的记录,因此尘封了厚厚的历史尘埃,逐渐被忘却和遗忘。

在上述背景下,要记录这段历史最好的选择就是口述史的体裁,于是李旭用马家第三代后人的讲述方式,为我们平铺直叙了一段已经沉寂落寞的百年传奇历程。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写历史不是应该首先描绘、直观、分类,少些先人为主吗?”在马子商老人的娓娓道来中,在李旭的旁白手记下,我感受到了茶马古道的魂,那就是许许多多的人,以自己的血肉人生,撰写出了比文学作品更精彩的故事。因此,茶马古道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以古道映射命运是这本书的核心。上个世纪初以来,历史给了中国无数次的阵痛:革命、共和、割据、抗日、内战、运动和“文革”,山河破碎又重整,文化革命再寻根,终于中国在跌跌撞撞间从一个千年帝国转变成了年轻的共和国。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国内外不乏无数大背景下的鸿篇巨著,或者伟人、智者的回忆与反思,但毕竟我是一个普通人,读完那些书,我感觉到那段历史可以了解却无法触摸,可以思索却难得亲近,可以崇敬却无法感受。但是,当我读完《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却有了和那个时代情绪沟通的感觉,在不经意间和文字中的马家族人同忧同喜,为他们的艰辛而感动,为他们的成功而欣喜,为他们的落寞而唏嘘……于是

奴”的作品蜂拥而出;失业和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找工作越来越不容易,于是书摊儿上到处都是关于“就业”、“成功学”的作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现实,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文学作品与现实本身终究是不一样的。一些作家越来越关注生活表层的五花八门和鸡毛蒜皮,却无心无暇去顾及和挖掘埋藏在生活深处的东西。我发现,文学在思想越来越苍白无力、故事越来越没意思的同时,形式感却越来越强。这样的作家一多,就有可能把文学摆弄成了一堆除了形式啥都没有的东西。弄得最后,作家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四顾茫然。

陈铁军(锡伯族)

所以提速这个事儿,还真的不能说就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也无法改变其固有速度的。比如,新疆这两年高速公路发展很快,许多人的生活也都跟着提速了,但是那些逐水草放牛羊的游牧民,是没法也跟着提速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律律,是和大自然的季节变换同一节奏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什么季节,哪儿有草,都是一定的。只有跟着季节的脚步渐次迁徙,既不能快也不能慢,他的生命才会四季都有阳光和水草。

那么,文学写作是不是也如此呢?在我看来,生活要提速,我们没办法,而文学,最好还是啥速都别提。让生活去走它的高速路,而作家最好还是能稳住神、静下心,赶着文学的老牛车,在黄昏的古塬上,在落日的浸润中,在旧收音机里柳子戏的伴唱下,“吱吱嘎嘎”,摇摇晃晃地缓慢前行……

但是,再重复一下,这不是说我们要闭眼不看现实,而是说,我们要先有一种“慢”的心态去观察现实,然后再对现实进行深刻书写。也许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入现实的内部。

生活在提速,文学要减速

■ 声音

近年来,我国高速交通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那几年,国家为了缓解经济的萎缩和下滑,巨额投资公共事业,大量兴建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几乎每天都有新开工和竣工的消息。一时间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仅仅几天没坐火车,再去买火车票时就会发现,不知何时火车又提速了。

事实上,不管你承认与否,“提速”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关键词。这个词正日渐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首先,它缩短了时间,使得“千里江陵”都可以“一日还”了。其次,它缩小了空间,使得“天涯”那老远的地方都越来越“若比邻”了。人是活动在时间与空间里的,时间和空间被这么一压缩,我们的生活想不变都不可能。

提速的实质,说白了,就是简化和省略过程。它给我们带来最大变化就是,使得生活一下子变得简单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就剩下急着奔向目的地、赶到目的地。于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土地,本来一年一般只能种一季粮食,现在提速了,为了尽快达到目的——向土地索取尽可能多的粮食,改成了种两季、三季,甚至种四季。这种“盘剥压榨”的结果是,粮食倒是增多了,可是土地却越来越贫瘠了。再比如说母鸡,由小土地大是一个成长过程,什么时候下蛋,下多大的蛋,一年下多少个蛋,都是有数的。现在提速了,为了让鸡早下蛋、多下蛋、下大蛋,一个劲儿给鸡喂激素。这种拔苗助长的结果是,鸡蛋倒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而且甚至可能这样,你买鸡蛋,回家一磕一个双黄蛋,一磕一个双黄蛋。这样的鸡蛋你还敢吃吗?

与生活相对应,现今的文学,也已经开始,并且不断地在提速。生活都提速了,文学就是生活的一个衍生品,能不跟着提速吗?首先,我们看到了,从啥时候起,文学开始将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于现实热点,而且总是力争在第一时间里将这现实复制给读者。比如,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马上就有一堆关于“房



马明钧作

尽倾心血铸画魂

□ 赵曼彪(满族)

喜欢上书画,缘自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主编《文化周刊》,便有了与诸多书画家一起谈书论画,鉴赏收藏的兴趣。20余年间,结识了众多的书画名家,刊发了不少他们的作品。在这其中,便有书法家马明钧。

前不久,马明钧告诉我,他将要出版书画作品集,此话惊我不小。明钧一向散淡,不问名利,埋头教书育人,潜心书法创作,以不卖字、不参加评奖、不参加笔会为个性。虽然他远离书法圈子,但我知其书法修养,只是不曾见过他的画作,那么书画作品集从何而来?

一日,明钧妻子穆静通过电子邮箱发来明钧的书画作品。文件下载后我久久没有打开,静静地坐在电脑前,轻摇竹扇,想象着明钧的画是个什么风格。不惑之年临摹学坛大师吴昌硕、八大山人、陈子庄、齐白石等人作品,十年磨剑,坚韧可嘉、勇气可嘉,其画定有不一样的气象。

打开文件,画作扑面而来,作品生动鲜活,多以表现花鸟鱼虫、蔬果小品、古代圣贤、自赞体、民俗等为题材,给人以全新的视觉和回归自然的心理感受。如此看来,其作品效仿大师之作,追古求今而不落俗套,点点墨墨,无不闪现着大师神韵。几年未见,他忽然拿出如此之多的画作。这些作品,构图与色彩、形象与物像,无不饱含着甘醇浓郁的生活气息,凝聚着激情燃烧的生命能量。他的作品,或简约凝练、清雅俊秀,或酣畅淋漓、苍茫浑厚,给人不同的审美愉悦。这得益于马明钧学于传统,追古求今,得益于他“根厚者则叶肥”、“万物过眼皆为我”、“彰往察来”的心境与气魄。

马明钧是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他:“书法有几气:书卷气、庙堂气、市井气、山林气和村夫气。字画可少技艺,但绝不可以有俗气、村夫气。一些朋友问我这几年来在干什么,读书写字而已。我们这个太需要经

典了,现实与书法是有距离的,现在的字都是简体字,而书法是以繁体字为主的,所以我们要回归传统。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应该是大学问家,所以我在40岁的时候开始学他们的画,读他们的文章,就是要从这些大师们的身上,文章里求得真谛和汲取营养。”

明钧的一席话令我想起他的一方闲章:溯源狂人。此刻方明白,他不合流、不入圈的心境。明钧喜欢经典,喜欢明式家具,他有一副怀旧心肠。怀旧应该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愫,一个无欲无求、穿着朴素、淡泊明志的人,不问社会上的一切名利,天天醉心于传统的大德大行、古人笔下的名山大川之中,他岂能与这喧嚣功利的社会“融为一体”呢?

明钧的书画集要付梓了,当可可喜可贺。有人说,人生有三个因素决定你成才与否:天才、机遇、勤奋。天才是上天的恩赐,无法自定;机遇不随个人意愿,难以强求;只有勤奋可凭自己把握,在勤奋实践中还可以启蒙智慧,故而善待机遇,便是善待自己。富兰克林曾说,勤奋是好运之母。明钧属于勤奋者,我相信,好运一定会伴随着马明钧的。

“我出版书画集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能够卖出多少本,只是给自己一个小结。在知天命的时候,出版这样的一本书画集,是看自己的路是否直坦,书法技艺是否偏离轨道,再者送朋友,也是向朋友们汇报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马明钧还不是大师,但他以自己的艺术追求向世人诠释,他是志继承传统、创新求变的书画家,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问名利苦作画的画痴,他是艺术大道上勇敢追求、永不倦怠的行者。

我渴望早日见到明钧那“不争”的画作。几句诗,如雨般悄然落在了纸上:“尽倾心血铸画魂,追古求今无欲人。经典绝非一日事,铸写殊勋在革新。”